

本地藝術家疫下思潮

新一波疫情重臨，許多計劃都被打亂，原本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行、回應疫情的展覽「下回分解——新冠新觀」也被迫延期至9月舉行。策展人黎健強表示，標題「下回分解」是形容疫情不斷延續的狀態，有時以為人類戰勝了一個回合，病毒卻以另一形式再出現，兩者交戰持續。「人總要找方法面對，繼續生活。」

6位本地藝術家花了近一年時間準備的展覽，如今亦要留待下回分解。作品雖然無法即時觀賞，也能稍作預告，為當下被疫情所困的港人帶來勉勵和反思。

這兩年來，孤獨、困鎖、隔絕，彷彿已成為生活日常，但人始終要跟其他人建立聯繫，才能維持心靈健康。反覆的疫情和防疫措施，讓許多人疲於奔命，身不由己仍勉力撐下去，擁抱微弱希望。這次的參展藝術家面對疫症，態度不同，因此作品很不一樣。黎健強解釋：「心情上，有些比較積極，有些比較悲觀。」

一覺醒來，原本安穩的家，可能隨時被劃定為疫廈，原本沒有任何病痛，都被懷疑帶有病毒，如難民一樣排隊數小時做檢測，只為取得一個證明，讓自己可過回平常生活。就如奧地利小說家卡夫卡的知名小說《變形記》，男子一覺醒來，發現自己變成不能言語、被人唾棄的巨蟲，非常徬徨，不知如何可回復正常。小說其實是現代社會生存現狀的隱喻，暗示人們只能日復一日投入他人訂立的「規則」中，再無空間自由去做自己。

對於病毒的恐懼，就如人們對巨蟲的恐懼，當蟲子變成身邊的家人或朋友，人們可如何共處？藝術家張志偉從中取得靈感，製作出大型的蟲子服裝，並訪問不同家庭，記錄他們對疫情的感受，再邀請他們穿上蟲子服拍攝日常照，創作成「變形人間」系列。照片中的蟲子人在日常環境中穿梭，被眾人隔絕和用異樣目光看待，又渴望跟其他人建立聯繫，正呼應當下許多人的心情。

最壞情況臆測

疫情似乎沒有退卻跡象，人們都活在未知的惶恐中。朱德華則設想了最壞的情況：假如病毒獲得最後勝利會如何？為此他創作出攝影作品「在未來」系列，想像未來世界只剩下一個女人存活，靠自我複製繁衍，在廢墟和荒野中，從零開始創立一個新文明。「其實病毒和這女人一樣都是以自我複製的方式繁衍。在頹垣敗瓦中，一模一樣的多個女人在穿梭和生活。」他在每張相片畫上一個立體色塊，就如一塊紀念碑一樣，「是人類對於這次疫情的紀念」。

他認為，人類和病毒的生存模式很近，都是以摧毀和繁衍的方式不斷擴張，毀滅其他物種，進佔地球每個角落。「在人類控制的世界，其他生物都受其控制，是頗悲慘的，就如最近獵殺野豬，如果不是我們霸佔牠們的地方，也不會跑到城市中覓食。」

他設想，如果人類的文明荒廢了，自然或許能重生。因此在這些照片中，女人和自然和平共處，彼此都更自由。他感嘆：「人類是不應該存在的，我們一生人從地球取得的資源，和一隻動物完全差天共地，不斷開採和破壞，地球開發完了就思考如何飛去其他星球。」

病毒是自然存在，人類無法完全控制或消滅它，這次疫情正提醒人不是生活於自己創造的空間，而應該思考更多方法與自然共存。他指出：「城市化後人類將自己孤立於堡壘中，衍生很多問題，帶來很多污染和破壞，希望人類能藉此好好反思自己做過什麼，是不是該改變了？該用另一方式生存？」

朱德華反思人類之惡，張影薇卻在疫情中看到人類之善。新冠病毒肆虐兩年，起初大家都不知所措，鬧口罩荒，每逢有口罩開賣，甚至有人通宵排隊，張影薇也是其中一員，有口罩商趁機抬價獲利，但也有人願意無條件幫助其他人，「我曾在半夜4點去排隊，最後只買到7個口罩，完全不夠一家人用，尤其是老人家很需要口罩，當時朋友知道了，在日本幫我買了兩盒，解決了燃眉之急。我很感恩。」

口罩讓人安心，覺得能抵抗病毒，口罩的流通也反映人情冷暖。有不少人有足夠的口罩後，把多餘的送贈買不起口罩的弱勢社群，「我們總會袋幾個在身上，看到清潔工就送贈，因為他們是最需要但卻最缺乏的一群。」因此在構思疫情相關主題的作品時，她很自然就想到用口罩作材料。

她向身邊的人徵集了多款口罩，製作成3種民間的祈福物品：百家被、平安包、紙鶴，成為「自求多福」系列。「百家被是民間傳統，嬰兒出生後，父母會去每家每戶收集布碎，就如一個個祝福，再將這些布碎親手縫製成一張被子給孩子，希望將這些祝願結合起來，幫助孩子健康成長。我將不同式樣的口罩縫合，成為一張滿載祝福的百家被。」

包山則是本地的祈福傳統，她將口罩印上「平安」字樣製作成包山。她解釋：「十八世紀瘟疫橫行，長洲的海陸豐人將北帝神搬到街上讓眾人供奉才將疫病清除，包山上的包正是祭祀北帝的祭品，居民相信吃過平安包可保一家平安。這個傳統慢慢感染其他社群，就算信仰不同也分享包山的祝福。我相信，要成功抵抗疫症，正需要全世界人團結和努力。」在疫情中，她最感動的是香港人守望相助、彼此扶持，幫助大家共同渡過困境。「就算疫情反覆，我們仍能保持正面，希望作品能為香港帶來希望和祝福。」

保留一點希望

資深攝影記者余偉健在疫情中拍攝了許多封鎖和強檢的情景，完成工作後，他亦作一些側拍，記錄港人的生活點滴，成為攝影作品「入侵」系列。以橫闊的全景片幅、超廣角鏡頭和黑白色調，記錄城市的沉鬱和空洞。他解釋，「拍了很多寫實照片，也想用不同方式去間接表現當下香港的狀態。」

在他的鏡頭下，香港多是空無一人、四周被綁帶圍封，呈現詭異的寂靜。他嘆道：「這段時期我們都在孤獨的環境中生存，卻又要保持堅強，等時間過去，光明重臨。」他也喜歡拍攝窗框、門框等，以此框住景色和遊人，象徵人被困在城市中，呈現晦暗調子。「我認為這兩年香港都是黑暗的」。

女兒在英國讀書，疫情下回港要經歷長時間隔離，他總會陪伴女兒在酒店隔離，期間反思了很多問題：「人類總是要求一種『向前進步』的狀態，而疫症是一個很古老的問題，為何我們發展了這麼久，卻一下子倒退回到從前的日子？病毒是對文明的入侵，過去多年不斷出現變種，這種入侵是無可避免的，是人類在不同層面都犯了錯，才引致問題不可收拾。」

回顧抗疫日子，余偉健坦言心情沉重，「無論精神還是肉體上，自由都受到許多限制，覺得很辛苦。希望這狀態能盡快過去。」他深信，人類文明始終能夠戰勝疫症，因此不要灰心，在照片中，他刻意保留一點希望，就如這個系列的其中一張照片：一排鳥兒停駐牆上，其中一隻奮力拍翼展翅，「每個人都總要掙扎求存」。

撰文：張綺霞

ellacheung@hkej.com

#張綺霞 #城市定格 #訪談錄 - 本地藝術家疫下思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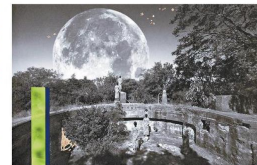
本地藝術家疫下思潮



余偉雄的「自來多」系列利用口罩製作成百家被，希望為香港帶來祝福。



余偉雄的「變形人間」系列，讓受訪者穿上一件電子服裝在日常生



余偉雄的「在未來」系列構想出一名幸存者的未來，她只能

訪談錄

撰文：張綺霞 ellacheung@hkjc.com

新一波疫情重臨，許多計劃都被打亂，原本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行、回應疫情的展覽「下回分解——新冠新觀」也被迫延期至9月舉行。策展人葉健強表示，標題「下回分解」是形容疫情不斷延續的狀態，有時以為人類戰勝了一個回合，病毒卻以另一形式再出現，兩者交戰持續。「人總要找方法面對，繼續生活。」

6位本地藝術家花了近一年時間準備的展覽，如今亦要留待下回分解。作品雖然無法即時觀賞，也能稍作預告，為當下被疫情所困的港人帶來鼓勵和反思。



人從「下回分解」新近展出的藝術家葉健強(左)、張綺霞(中)和余偉雄(右)。

這兩年來，孤獨、壓迫、隱晦，待業已成為生活日常，但人始終要與其他人建立聯繫，才能維持心理健康。反覆的疫情和防疫措施，讓許多人處於疲勞、身不由己的狀態下。猶如葉健強希望，這次的展覽能夠為當前的防疫，帶來不同、別具特色的另一番討論。

《變形人間》：男子一覺醒來，發現自己變成不能說話、被人驅逐的巨蟲，非常悽慘，不知如何可回復正常。小說其實象徵社會生存現狀的隱喻，喻示人們只能日復一日投入他人訂立的「規則」中，再無空間自由去做自己。

關於病毒的恐懼，強如人們對自然的恐懼。當我們了解病毒的家人或朋友，人們如何共處？藝術家張志偉從中取得靈感，製作出大型的電子服裝，並訪問了許多人的心情。

她向身邊的人徵集了多款口罩，製作成三種民間的祈福物品：百家被、平安包、紙船，成為「自來多」系列。百家被是民間傳統，嬰兒出生後，父母會去每家每户收集布碎，就如一個個祝福，再將這些布碎縫成被褥給孩子。希望藉此這些祝福能結合起來，幫助孩子茁壯成長。我們不同形式的口罩結合，成為一張萬載祝福的百家被。

最壞情況推測

疫情似乎沒有盡頭跡象，人們都活在未知的惶恐中。余偉雄則想到了最壞的情況：假如病毒傳播速度達到如何？此系列創作的動機由《變形人間》系列，想像未來世界只剩下一個人存活，靠自我複製繁衍。在廢墟和荒涼中，從零開始創立一個新文明。「其實病毒和這女人一樣都是以自我複製的方式繁衍。在荒涼世界中，一羣一羣的個體人在繁榮和生息。」他在每張相片畫上一個立體物體，就如一塊紀念碑一樣，是人類對於這次疫情的紀念。

她向身邊的人徵集了多款口罩，製作成三種民間的祈福物品：百家被、平安包、紙船，成為「自來多」系列。百家被是民間傳統，嬰兒出生後，父母會去每家每户收集布碎，就如一個個祝福，再將這些布碎縫成被褥給孩子。希望藉此這些祝福能結合起來，幫助孩子茁壯成長。我們不同形式的口罩結合，成為一張萬載祝福的百家被。

保留一點希望

從攝影記者余偉雄在疫症中拍攝了許多封鎖和復活的場景，完成工作後，他亦作一些留拍，記錄港人的生活點滴，成為攝影作品《入侵》系列。以殘廢的金網片編，越織內越透明與白色調，記錄城市的沉默和空寂。他解釋：「除了很多實景照片，也常用不同方式去間接表達當下香港的情況。」

在她的鏡頭下，香港多是空無一人、四圍寂靜帶點對。空無是她的狀態。他嘆道：「這時期我們都在孤獨的實質生存，卻又害怕被感染，害怕時間過去，光明重臨。」他也喜歡拍攝舊街、門廊等，以此留住舊色和個人。余偉雄在疫症中，呈現獨特而罕見。我認為這兩年香港都是異常的。

余偉雄反思人類之悲，張志偉在疫症中看到人類之悲。新冠病毒肆虐兩年，起初大家都不知所謂，戴口罩、有是與自問實，甚至有人論實操，張志偉也是其中一員。有口實能從換換價廉，但也有人願意無條件幫助其他人。「我在非夜4點去掛牌，最後只買到了個口罩，完全不夠一家人用。尤其是老人家張業業口實，當時就知錯了。在日本幫我買了藥盒，解決了開藥之急，我很感恩。」

口罩讓人安心，覺得能抵抗病毒，口罩的流通也及眾人情厚。有許多人有了足夠的口罩後，把多餘的捐贈不帶口罩的防疫對。我們總會發現個人在身上，看到清潔工就感恩，因為他們是最需要但最缺乏的一群。」因此在構思疫情相關主題的作品時，很自然地就想到用口罩作材料。



余偉雄的「入侵」系列以鐵網網拍香港被封鎖的日常生活。(受訪者圖片)

一覽歷來，原本安靜的夜，可能隨時被劃定為疫區，原本沒有任何疾病，卻被發現帶有病毒，而與此一種排擠對小確幸與希望，只為取得一個證明，讓自己可過回日常生活。就如奧地利小說家卡夫卡的知名小說

《變形人間》：男子一覺醒來，發現自己變成不能說話、被人驅逐的巨蟲，非常悽慘，不知如何可回復正常。小說其實象徵社會生存現狀的隱喻，喻示人們只能日復一日投入他人訂立的「規則」中，再無空間自由去做自己。

關於病毒的恐懼，強如人們對自然的恐懼。當我們了解病毒的家人或朋友，人們如何共處？藝術家張志偉從中取得靈感，製作出大型的電子服裝，並訪問了許多人的心情。

她向身邊的人徵集了多款口罩，製作成三種民間的祈福物品：百家被、平安包、紙船，成為「自來多」系列。百家被是民間傳統，嬰兒出生後，父母會去每家每户收集布碎，就如一個個祝福，再將這些布碎縫成被褥給孩子。希望藉此這些祝福能結合起來，幫助孩子茁壯成長。我們不同形式的口罩結合，成為一張萬載祝福的百家被。